

纯粹的红
切·格瓦拉传

文匯出版社

[illegible]

THE PURE RED

纯粹的红

切·格瓦拉传

陶竦一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粹的红：切·格瓦拉传 / 陶竦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741 - 421 - 6

I. 纯… II. 陶… III. 格瓦拉 (1928~1967) — 传记
IV. K837. 51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5853 号

纯粹的红

——切·格瓦拉传

作 者 / 陶 竦

策 划 / 张 衍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王 慧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20 千

印 张 / 12. 25

ISBN 978 - 7 - 80741 - 421 - 6

定 价 / 28.00 元

前 言

人类未来之命运,取决于其过去与当下的信念与作为。

播善恶之种,收苦乐之果。这在佛界叫作结缘。人类当下的一切俱是结缘。

结善缘的过程艰苦而缓慢,绝难立竿见影;结恶缘的过程同样艰苦而缓慢,恶果兑现却往往急速而暴戾。人类史上多少辉煌文明就这样毁于一旦。

当下的作为如何确保善缘的累积和恶缘的消弭?恐怕要从过去求解。这便是历史的价值。人类当下所经历的一切千奇百怪,历史上皆有不同形式的发生;人类当下遭遇的一切难题,历史上皆有隐喻的答案存在。这便是历史研究的价值。

真正的历史研究,绝不是为当下的一切恶行提供强词夺理的阐释。历史是一面明镜,为人类照彻当下的真实。因而,历史是无情的。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历史又是善意的。

活跃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阿根廷裔古巴革命者埃内斯托·切·格

瓦拉是历史赠与当下人类的一面明镜。通过这面镜子,崇高与卑下、勇毅与怯懦、正义与邪恶,无不立现。有意味的是,这位明镜式的人物本身绝非萨特所谓的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他是不完美的,因而是真实的。但如果将真实当做完美的标准,则他又确是完美的。

“纯粹的红”是本书的书名。切·格瓦拉是席卷世界的红色风暴中的一位超级偶像。他之所以能跨越信仰、意识形态、种族、文化等等鸿沟,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是青年人中间赢得普遍而恒久的崇拜,乃是因为他性格中有一种特殊的过滤机能,滤尽一切世俗杂念,纯一地秉持着理想与善愿:他纯粹地善良,一生耿耿于世间的不公;他纯粹地行走,从不停歇疲惫的步伐;他纯粹地战斗,困顿牺牲决不退缩;他纯粹地帅气,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俊朗的政治英雄。他的纯粹,即是佛界所谓的“执着”:面对邪恶与不公,他永远金刚怒目;面对苍生,他绽放迷人的微笑。

本书对格瓦拉的定位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位一体的英雄。对于后两个主义,恐怕没有多少人反对。而对于第一个主义,即“理想主义”,却有人提出异议。按照他们的理解,理想主义是狂热、无知、乌托邦等等的同义词。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曾经深受理想主义灾难之苦,20世纪更是理想主义灾难的“高发期”。但如果换个角度,人存在的动力即在于“理想”的牵引。没有理想,何以为人?耻谈理想,才是真无知与真怯懦。乌托邦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乌托”总

比无所寄托为好。

这正是阅读格瓦拉的意义所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30岁前不曾读过切·格瓦拉,你就不懂得什么叫作“青春激荡”;30岁后还在读切·格瓦拉,说明你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2002年,《完美的人:切·格瓦拉传》一书的出版带给我意料之外的荣誉。今天,文汇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重新解读切·格瓦拉,同时也是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基于近年来格瓦拉史料的日见丰赡,以及本人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本书对《完美的人》作了极大篇幅的修订,甚至对一些政治观点也作出修正,因而完全可以视作一部全新的切·格瓦拉传。尤其是本书的策划张衍先生及责任编辑乐渭琦先生为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以独具的慧眼,终使6年前的一本老书蝶变为全新的《纯粹的红》。

将自己的精神产品比喻为怀胎十月的孩子稍嫌老套了些。我对于这本书的期待,或许可以比拟为将本就眉清目秀的孩子精心打扮一番,送上“六一”节的舞台,希望更多的人给予她注视,为她鼓掌,像我一样地喜爱她。这算是另一重的结缘吧!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急就于上海地铁一号线

目 录

前言 Preface

第一章 阿根廷岁月 Years in Argentina

一、痛苦	3
二、哮喘	6
三、母亲	9
四、微风	19

第二章 上路吧 On the Way

一、4500公里：寻根之旅	31
二、探索之旅	34
三、战士之旅	46
四、目标古巴	68

第三章 情种 His Man and Love

一、女神	87
二、相知无言	97

三、在爱与欲之间 100

第四章 从军医到少校司令 From Surgeon to Major
(1955-1957)

一、“格拉玛”号 109
二、枪 118
三、少校司令 136

第五章 最完美的混战 The Perfect Mix-up

一、第四纵队 149
二、摧枯拉朽 161
三、举世无双的切·格瓦拉 178

第六章 领导古巴 Leader of Cuba

一、铁腕 189
二、挑战风车 206
三、加勒比旋风 222
四、游击大师 232

第七章 三巨头 The Three Giants

一、猪湾战役 241

二、导弹危机	259
三、裂痕	272
四、神秘离去	283

第八章 幻灭 *Disillusionment*

一、刚果河畔	303
二、布拉格的摇滚	312

第九章 血色星空 *Red Sky at Night*

一、基地	325
二、玻利维亚日记	329

第十章 从英雄到符号 *From Hero to Symbol*

一、死亡之美	359
二、他的事业	362
三、安息	373
四、从偶像到符号	377

Years In Argentina

CHE GUEVARA

第一章

阿根廷岁月



我的歌是大地的古老呼声

——莱昂·费利佩《受苦人选集》

一、痛苦

这个蒙难的拉丁美洲的英雄，仅凭着痛苦的气质，就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折腰。1960年3月6日，在哈瓦那人民纪念“库弗”号轮船80名遇难者的集会上，他为世界留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头戴缀着小金星的贝雷帽，帽檐下倔强地卷曲着烈焰般飞腾的长发，成熟的脸庞上，布满刀切



●世界上流传最广的经典人物肖像照：切·格瓦拉

斧凿般沉痛的表情。愁眉紧锁，一双原本明亮有神，却因痛苦而变得阴郁深沉的眸子，凝视着远处排山倒海的人民。这是他最常见、最自然的表情。他的一生，始终被迷惘、思索、痛苦所包围，于是，他就总是这副阴郁、深沉的样子。阴郁和深沉，配上高大挺拔的身材、鲜明俊朗的脸形，以及崇高正义的事业、男子汉坚韧不拔的品质，很容易组合为一幅不朽英雄的画像。照片正凭借着这些特质，成为世界上流传最

广的一幅肖像。拍摄者阿尔韦托·科尔达说过,“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那既坚定又痛苦的目光”^①;世界也永远忘不了他那坚定而痛苦的目光。痛苦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这个带着先天性疾病^②降生人世,又不幸早早罹患终生痼疾^③的人,很小起就与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拍照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以期显得和健康人一般无二。但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沃却在他5岁时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他“因哮喘病而穿着平时的服装,满脸愁容地站在游泳池中。看来他已经懂得,下水时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他可能在内心深处感到了自己生理上的弱点。他显得很不高兴……”那时,他年幼孱弱,对造化的摆布束手无策,他的痛苦只能是对个体不幸的悲哀。后来,他长大了,变得和常人一样强壮——尽管他终生与病魔抗争——尤其以意志坚强著称,也曾因爱情、友谊、理想、胜利而绽放孩子般的、“使许多妇女为之动心的带有伤感的微笑”,但痛苦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面对着印第安人、麻风病人、阵亡的战友,面对着独裁统治和北方邻国^④的无理挑衅,面对着理想的受挫和前途的茫然,他抑郁沉默,甚至潸然泪下。这时候,他的伤感、痛苦是为了正义、理想和人类,是普罗米修斯和西绪弗斯的痛苦。他彻底被痛苦征服,是在生命的终点。1967年10月9日,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窝深陷,像是在苦苦思索,却找不到答案。但他在临死前,带着嘲讽的口气,对刽子手说的那句充满英雄主义的话:“你是来杀人的。开枪呀!胆小鬼!”却昭示世人,他的痛苦,只是一位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无法再

① 引自法国《世界报》2001年6月27—28日(合刊)文章《格瓦拉照片的拍摄者阿尔韦托·科尔达去世》。

② 指遗传性肺部充血症。

③ 指哮喘。

④ 指美国。

为理想奋斗所产生的深切痛苦,绝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哀叹。他是带着理智的自信离开人世的。他死了,痛苦自此从他身上消失。他的死状是那样安详、神秘,以至于让人联想到受难的耶稣基督。但他的痛苦没有真正消亡,而是经由理想主义者们的传播,深入到人类的心灵深处。于是,人类因他的痛苦而痛苦、被他的痛苦所激励、以他的痛苦为符号。他终于完成了福柯所说的“将现实化为符号”的过程,成为一项全人类事业、一种全人类精神的化身。

这个以痛苦征服世界的人,就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二、哮喘

作为革命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最显著的个性魅力就在于，无论怎样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顽强的斗志和惊人的毅力。这显然有悖于造物主的原意。从出生起，他就似乎注定是个弱者。这个在橄榄球场上自命为“勇士”^①的小家伙，却往往在“战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因呼吸困难而停下来，对守候在一旁的父亲说：“爸爸，给我打一针吧！”

他是带着遗传性肺部充血症来到人世的。出生没几天，就患上了支气管肺炎。这是个不好的开端。从此，他必须格外谨慎小心，以避免隐伏的病根演变成严重的疾病。然而，这个没有经验、生机勃勃的家庭对此显然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于是，法老的咒语应验了，在小格瓦拉两岁时的一个寒冷的日子，确切地说，是1930年5月2日下午，塞莉亚带着儿子到圣伊西德罗俱乐部游泳。对于这一天发生的悲惨事件，埃内斯托后来回忆道：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

^① 费尔南多·迪耶戈·加尔西亚主编《切·格瓦拉》第1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11月。

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①。

夫妻俩着了慌,忙把儿子送到医院。经诊断,小格瓦拉患上了哮喘。

从此,格瓦拉终其一生都没能摆脱哮喘病的折磨。人们普遍认为,疾病对于人的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病夫当国,往往带有阴暗、偏激,甚至暴虐的倾向。哮喘病属于那种十分顽固的病症,一旦沾染,犹如套上一副无形的枷锁,终生不得自由。格瓦拉一生备极动荡、忧劳困苦。经常发作的哮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使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笼罩着一层灰暗的色彩,并让他一辈子“依靠平喘药要胜过依靠枪支”,这难免会造成他个性中灰色的成分。哮喘也使他早熟,正如很多传记作家所指出的,很早开始,他就开始思考生死问题,自视与众不同^②。然而,这一切都由于他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博爱与自我牺牲的品质而得以改变。顽疾非但没有扭曲他的性格,对于疾病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反而在他身上沉淀为为人类赎罪的勇气与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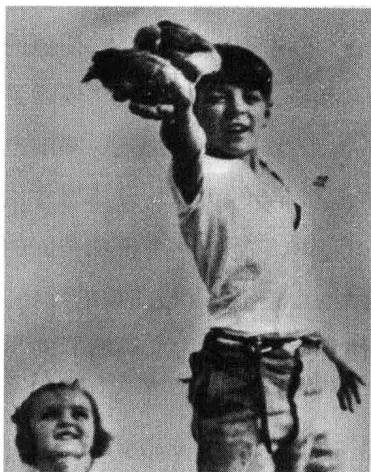
由于小格瓦拉的哮喘病异常顽固,时常发作,一开始父母对他百般呵护,尽量让他与外界隔绝。但是,他的身体却在一次次发病中日渐衰落。于是,“大人们决定,与其看着他消瘦下去,不如给予他充分的自由。像一只久困鸟笼的小鸟突然发现鸟笼打开了一样,长期闭门

① 引自林奇《我的儿子切·格瓦拉》。

② “切·格瓦拉的一生,甚至包括他的死亡,都是一场对病魔的抗争。”引自费尔南多·迪耶戈·加尔西亚主编《切·格瓦拉》第19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11月。

不出的切·格瓦拉发现了户外与自然。”^①

小格瓦拉几乎是一边受着哮喘的折磨，一边发展着由作为冒险家的曾祖父和祖父开创的乐于冒险、不安现状的家族传统。他“不用马镫就学会了骑马，并在田野里放马，自由玩耍”^②，虽然剧烈的骑马运动，常使得他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除了骑马，他还喜欢骑驴。当初，“祖国之父”何塞·圣马丁就是骑着毛驴，翻越安第斯山去解放智利的。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敢打敢拼的足球运动员，以勇猛和无所畏惧而著名。”为了增强体质，格瓦拉坚持每天锻炼，做体操、游泳，进行其他运动。另外，他常和弟弟罗伯托骑自行车、步行或搭便车出门做短途旅行。他还经常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 妹妹安娜从小崇拜多病的哥哥，这张珍贵的照片是他们的父亲林奇抓拍的

妹妹塞莉亚吵吵闹闹……

林奇这样评价儿子：“可能是哮喘病使他坚强起来，使他学会控制自己，遇事不冲动，也不受别人左右。也许是哮喘病所造成的痛苦会使病人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使他将弱者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转化为“强者”永不言败的自尊和坚韧。小格瓦拉性格中强与弱就这样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① 根据格瓦拉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的回忆。引自《切·格瓦拉》，Jean Cormier 著，郭斯嘉译，第 15 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

② 根据格瓦拉的小妹妹安娜·玛丽亚的回忆。